

January 1931

中國入聲之地理的研究

Asatarou GOTO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聞宥譯(1931)。中國入聲之地理的研究。《嶺南學報》，2(1)，19-34。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2/iss1/3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中國入聲之地理的研究

Cover Page Footnote

後藤朝太郎著，聞宥譯

中國入聲之地理的研究

日本後藤朝太郎著 聞宥譯

入聲音在北平語裏是全然找不出的。例如

這個是很有益處的書 Cei kə šī hən yu i ču ti šu.

買賣很蕭索 mai mai hən šiao so.

你別張羅 ni pie čang lo.

這益 i, 的 ti, 索 so, 別 pie 諸字, 比照起日本字音來, 也益 yek, yak, 的 tek, 索 sak, tsak, 別 piet, bet 般的當然是入聲; 但是在北平語裏, 却把如上的入聲形態消失了。此外本來屬於入聲, 而在北平語裏同樣消失的還多着。例如

-K 的入聲

活, 或, 惑, 霍, 獲huo

卓, 棹, 捉, 涿, 酌, 濁, 擢, 着čo

卽, 寂, 籍, 撚, 劇, 積, 績čī

白, 佰, 百, 泊, 帛, 栢, 箔, 舶, 博, 膊po

-T 的入聲

綴, 輟, 拙čo

疾, 吉, 嫉čī

勃, 鞞, 跋, 鉞, 魃, 撥po

-P 的入聲

及, 急, 笈, 級, 集, 給, 揖, 輯čī

押, 鴨ya

都是。至於這些入聲，在其他方言裡，到底作何情狀，要解答此問題時，便須做一回廣汎的地理的觀察。

ㄨ ㄨ ㄨ ㄨ ㄨ

在浙江以南，入聲音大體是存在的。

例如廈門語糶杷熟盡黃 *Gī pē siek tsin n̄g* 的熟，暝日有行 *Min jit ū kián* 的日，（註一）在北平語裡讀 *šou ji*。這就是在廈門語裡，存有在北平語裡完全找不到的入聲。此外請再多找幾個廈門入聲的例，拿來和北平音比較一下：

-K 的入聲

廈門	北平	廈門	北平	廈門	北平
墨 bak	mo	木 bak	mu	腹 pak	fu
膜 pak	p ^ˊ u	逐 tiok	č ^ˊ u	落 lok	lo
虐 giok	n ^ˊ ue	局 kek	č ^ˊ ü	克 khek	kə
學 hok	š ^ˊ ue	福 hok	fu	肉 jiok	ju

-T 的入聲

廈門	北平	廈門	北平	廈門	北平
滅 bfet	mie	密 bit	mi	不 put	pu
筆 pit	pi	栗 lat	li	骨 kut	ku
法 hoat	fa	罰 hoat	fa	漆 č ^ˊ at	č ^ˊ i
出 č ^ˊ ut	č ^ˊ u	熱 jiet	jo		

-P 的入聲

廈門	北平	廈門	北平	廈門	北平
濕 sip	sə	集 tsip	č ^ˊ i	貼 t ^ˊ iep	t ^ˊ ie
合 hap	hə, kə	協 hiap	š ^ˊ ie	級 k ^ˊ ip	č ^ˊ i
夾 kap	č ^ˊ ia	業 giap	ye	十 tsap	š ^ˊ i
粒 liap	li	立 lip	li	入 jip	ju

入聲音的整然留存的，便是在南方諸方言裏，這廈門也是最正確的一個。廈門而外，廣東安南等也比較的存着正確的入聲。福州雖則也有入聲，但是都歸於 -K，這或者是 -T -P 兩者，都爲 -K 的類推作用所吸收去了，所以在現在都拿 -K 形來表現着。這數者的大要如下面的表：

-K 的入聲

	安南 (註二)	廣東	福州	北平
角	giak	kok	kauk	čiao
學	hok	hok	huok	šüe
石	t'ak	šek	šik	ši
熟	t'uk	šuk	šük	šou
伏	fuk	fuk	huk	fu
逼	bik	pik	peik	pi
獨	douk	tuk	tuk	to

-T 的入聲

	安南	廣東	福州	北平
七	ts'êt	ts'êt	c'eik	č'i
滑	hwat	wat	huak	huo
突	dout	têt	touk	t'u
必	têt	pit	peik	pi
蜜	mêt	mêt	mik	mi

-P 的入聲

	安南	廣東	福州	北平
甲	giap	kap	kak	čia
挾	hiép	hip	hieik	šia
帖	t'iep	t'ip	t'aik	t'ie
立	lêp	lap	lik	li
納	nap	nap	nak	na
法	fap	fat	huak	fa

從上舉的例看，可以知道安南和廣東的入聲是正則的。祇有最後的法字，應該讀 fap (朝鮮音爲 pöp) 而在廣東語則讀爲 fat。關於此點，G. V. D. Gabelentz 曾經說過：在中國語裏，若是語尾音有 p, m 而他的語頭音也是唇音 (Labial) 的時候，那末，這個 p, m 往往歸於 t, 或者歸於 n. (註 3) 總之語頭和語尾都是兩唇音的音，在多種的方言裏，很少見過，而往往起一種音的異化。(dissimilation) 所以這個法字，在汕頭讀 hwap, 在廈門讀 huat, 在臺灣讀 hoat; 還有應該讀 fam 的梵，在汕頭讀 hwam, 在廣東讀 fan, 在臺灣讀 hoan. 此外凡的 fam 也是這樣，乏的 fap, pöp 也是這樣。

把這些話歸納起來，則如下表：

法，乏 fap, pöp————> fat, hoat, or hwap

凡，梵 fam, pam————> fân, hoan or hwam

至於中國本部的沿岸諸省，依入聲音的存否來區別時，那末，直隸，山東，江蘇是沒有的，而福建，廣東則有。在中間的浙江，則也有有的地方，也有沒有的地方。沒有的地方例如溫州，有的地方例如上海。(譯者按後藤氏以上海歸入浙江，而以江蘇爲沒有入聲，這當然是錯悞的，不過行政上的分界往往不適宜於學術上的應用，江蘇的東南部和浙江的東北大半部正是趙元任先生所定的有幫滂並三級分法的吳語的範圍，所以即使小悞，于全文的論點却完全沒有妨礙。)不過上海的入聲，k, t, p, 三種並不完全，而 k 的一種，却把 t, p 二者併吞了。例如

	廣東	福州	上海(註 4)	北平
-K 食	sik	sik	zok	ši
-T 室	sat	sek	sek	ši
-P 級	kep	keik	kiak	çi

這就是上海入聲的 -K 的現象，是和其他的地方一致的。

在地理上同屬於浙江而鄰近福州的有溫州。在溫州語裏，入聲的形態反找不出，而上海方面則有之。而且上海的入聲是福州式的，這大概是海路方面的交通使然；而溫州福州之間，則或者爲了有自然山脈等使交通遮斷的緣故。不過在上海語裏雖則有 -K 的入聲，而浙江省的位置，受北方種種的影響，要比南方多，所以入聲消滅的傾向，似乎很可以看得出。但是這又並不是完全消滅，-K 的入聲，好像是成了喉頭（kehlkopf）的閉鎖。現在這二次的入聲，在普通多數是用 H 來表示。拿牠和其他方言裏的入聲來比較時，可以得如下的表：

	南方		中間	北方
	廣東	福州	上海	北平
-K	力 lik	lik	lih	li
	則 tsak	čaik	tsah	tsə
-T	竭 k'it	kiek	jih	čie
	疾 tsat	čik	dzih	či
-P	法 fat	huak	feh	fa
	甲 kap	kak	k ak	čia
	-k, -t, -p	-k, -h,		nil,

這就是廣東的 -k -t -p，在福州相當于 k，在上海相當于 h，而在北平則完全沒有。拿完全沒有的北平語，和完全存在的廣東語來比較時，可以知道他們有很利害的差異。

在上述的許多當中，完全保存 -k, -t, -p 的入聲的是安南廣東廈門，都是限於南方的；而在北方則離開中國的朝鮮半島和日本等，却也早已自古傳到。不過朝鮮的入聲當中，有他們訛亂的地方，-T 的

入聲，完全用 -l 來顯着，現在再沒有一個例外。日本的入聲裡面，也加有日本訛亂的分子，真的入聲的形態已經崩壞，大多數在入聲的後面再加一音來表示着。此外細小的訛亂還有，這在下文再行詳述。現在先把朝鮮的入聲和已經失掉入聲的北平語比較，那末，他的差異正如廣東和北平的比較。

-K 的入聲

	朝鮮	北平		朝鮮	北平		朝鮮	北平			
	(註5)										
百	백	p'aik	pa	牧	목	mok	mu	局	국	kuk	čū
瘡	학	hak	müe	客	각	kak	kə	食	식	sik	šī
督	독	tok	tu	驛	역	yok	i	足	족	č'yuk	tsu

-T 的入聲

	朝鮮	北平		朝鮮	北平		朝鮮	北平			
骨	골	kol	ku	乞	골	köl	č'i	別	별	pyöl	pie
八	팔	p'al	pa	物	물	mul	wu	日	일	il	ji
鬱	을	eul	yü	七	칠	č'il	č'i	奪	탈	t'al	to

-P 的入聲

	朝鮮	北平		朝鮮	北平		朝鮮	北平			
急	급	keup	č'i	甲	갑	kap	č'ia	狹	협	kiöp	š'ia
合	합	hap	hə	答	답	tap	ta	習	습	seup	š'i
獵	엽	yop	lie	業	업	eup	ye	法	법	föp	fa
十	십	sip	š'i	接	접	č'jöp	č'ie	協	협	hyöp	š'ie

朝鮮入聲的 -t 的變爲 L，可以看得出是爲了兩者都是所謂舌齒音 (lingo-dental) 而轉訛的。既已成爲 -L，入聲的性質當然失却。普通入聲的音，無論是 -k，無論是 -t，無論是 -p，都是在 Genetisch 上各成

阻礙爲止，嚴格說來，是只有閉鎖而沒有破裂的，朝鮮的 -l, 和 -t 佔同樣的 Genetisch 的位置，即使算是可能，而和全然不出氣息的 t 畢竟並不一樣。所以朝鮮的 -L, 雖則說是和中國入聲的 -t 相當，而實在不能算是真的入聲。

其次再說日本。日本的入聲，-k -t -p 的全部，都已不是真的入聲，而訛爲日本式的。在現在的字音中，已完全看不見入聲的形態的也有，但是這比較的還少，大多數是和所謂入聲的標準十分相合的。以下試看看這兩方面的光景：

(1) 入聲的形態完全看不見的。(這多是特別的東西)

益 ya (<yak) Aya 安益(讚岐郡名)

樂 ra (rak, lak) sagara 相樂

樂 ra (rak, lak) sidara 設樂

這益，樂在日本式的入聲裡本是益 yak-u, 樂 rak-u。在上面例子裡只把 ya, ra 留下了，那末，-k (-u) (-k) -u 當然消失。但是在日本語音裡，讀 -k (-u) 的時候，-k 的部分的消滅，本來是很多的。所以從中國入聲裡來的 -k (-u) 的 -k, 也同樣地有可以看得出歸於消滅的形跡。

○例如

samuk-u → samu-u → samū.

takak-u → taka-u → takau(-ō)

是說慣的，所以在入聲字音裡也起了如下的現象：

格 kak-u → ka-u → kau(-ō) 格子

急 kip-u → ki-u → kiu(-yū) 急須

在方言裡也有讀急須爲 kib-i-^vso 的。這個 kib, 雖則和 kip, kif 有關係，而在讀 夫ウズ (kiusu) 的時候則入聲已是消滅了。

以上益，樂，格，急，等字，都是看不見入聲形態的例。

(2) 入聲的形態可以找得出的。

這是爲了逆的同化，(Regressive 的 Assimilation) 入聲音的語尾音，變爲和下音綴的語頭音 (Anlaut Konsonant) 相同的音。但是在必須成爲二重子音 (Doppel Konsonante) 的一點上，可以知道上面一個音綴原來是入聲。例如

-K————>

六 rok, (lok)————> rop, 六本 rop-pon.

百 hyak, (pak)————> hyak, 百間 hyak-ken.

骨 kot, —————> kot, 骨董 kot-tó.

-P————>

納 nap, —————> nat, 納豆 nat-tō.

合 kap, —————> kas, 合戰 kas-sen.

但是在上面的例子裡，畢竟不能現出入聲本來的三種區別。骨字的依舊用 t, 只不過是偶然的；在下面的例子裏，還可以看出任何子音都可以變換：

骨骼 kok-kak,

骨粉 kop-pun,

骨相 kos-so,

豬狩幸之助氏在他所著的漢文典裏，以爲這些逆的同化一概變成爲 t, 所以又成爲促音的川。其實變而爲 t 的，寧可說是少數。尤其是合 kap 字，在變成合戰 kassen 等的時候，若說是 kap 先已變爲 kat, 然後再變爲 kas, 恐怕是不可通的。所以我們寧說是 kap-san 的原音，爲了 s 的同化，直接的成爲 kas-sen kassen。

以上戰，董，粉，相，豆，間等字，現在假使放一個非入聲的字

音在牠前面而發音時，那末，這其間的二重子音是不會發生的。例如在六間 rok-ken 十間 zik-ken 一間 ik-ken 等裏，可以看得出入聲促音；而二間 ni-ken 三間 san-ken 五間 go-ken 等裏便沒有。所以因了這促音的發生而可以辨別其爲入聲與否。

其次，再有音綴原來是入聲，而在後面添加一個母音的。在這種字音裏，把入聲的語尾音，改變幾分的很多。有把 t 變爲 tch (即 t^v) 的；有把 k 變爲 g 的；也有把 p 變爲 b 的。例如

麥 bak-u.....	mug-i
剝 hak-u.....	hag-i
熟 jyuk-u	nig-i
牧 bok-u.....	mak-i
設 ^v set-cu.....	^v sid-a 設樂
節 ^v set-cu.....	^v set-i 節會
秩 ^v cit-cu.....	^v cit-i 秩父
澁 ^v sip-u	sib-u
悒 yip-u	yib-u 伊比
揖 yip-u	yib-u 以夫(註 6)

都是。現在澁 siu 悒 yiu 等音裏，中間的 p (b) 已經 drop 了，所以在被認爲字音的澁悒裏，已經看不出是入聲。但是在日本語中，明白看得出的，也畢竟不少。

再把以上所舉的日本式的入聲，和北平的比較時，則如下表：

-K 的入聲

	日本	北平		日本	北平
益	yak-u	i	麥	mug-i	mu
	yek-i	i		bak-u	mu
樂	rak-u	lə	剝	hak-u	po
格	kak-u	kə	熟	jyuk-u	šau
六	rok-u	liu	牧	mak-i	mu

-T 的入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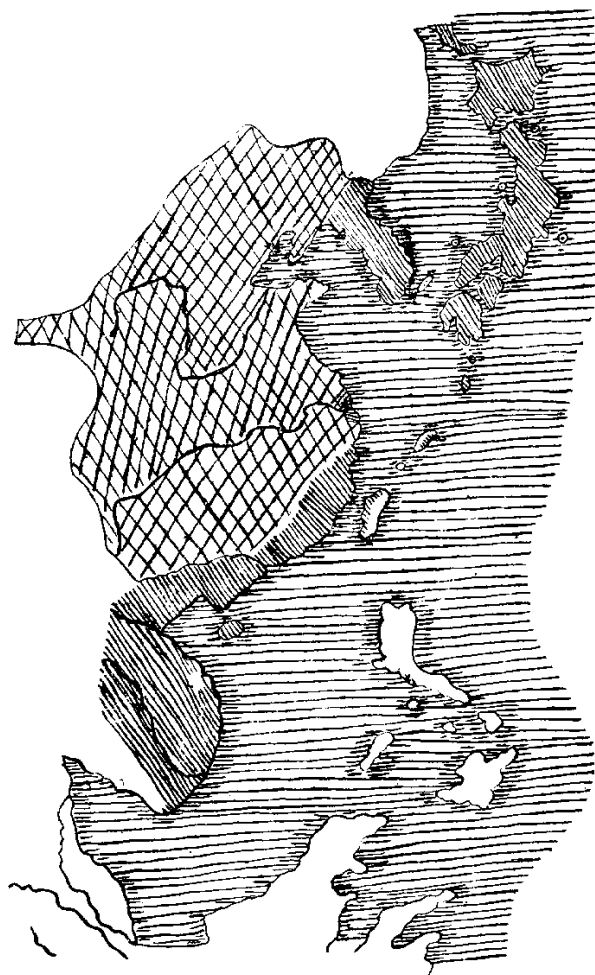
	日本	北平		日本	北平
骨	kot-š <u>u</u>	ku	設	š <u>et-č</u> u	š <u>e</u>
節	š <u>et-č</u> u	cie	秩	č <u>it-č</u> u	ci

-P 的入聲

	日本	北平		日本	北平
合	gō(kap-u)	kə	澁	š <u>yu</u> (sip-u)	se
納	nō(nap-u)	na	悒	yū(yip-u)	yi
楫	siu(sip-u)	č <u>i</u>			

由以上的例子看來，可以知道在日本訛變的入聲音，或者在字音裏面，或者在被認為日本語的 word 裏面，都可以找得出。

把以上所舉入聲音存在的諸地方來表現于 map 上時，則如下：



入聲 -k, -t, -p 分佈現狀圖

1 示入聲之消滅，例如北平語。
 2 示入聲之現存，例如廣州福州語及日韓之字音。

-k, -t, -p 之中

- 在上海 -t -p 都歸於 -k，或者脫化而歸於 h。
- 在福州 -t -p 都歸於 k。
- 在廈門 -k -t -p 都有。
- 在汕頭 -k -t -p 都有。
- 在廣東 -k -t -p 都有。
- 在安南 -k -t -p 都有。
- 在朝鮮 -t 變為 -l。
- 在日本 -p 已消失。

再把以上所舉的安南，廣東，福州，溫州，北平，朝鮮，日本的同一字的入聲音來比較時則如下：

	安南	廣東	福州	溫州	北平	朝鮮	日本
石	t'ak	šék	šik	zi	ši	sök	šak-u sek-i
角	giak	kok	kauk	ko	čiao	kak	kak-u
必	têt	pit	peik	pi, bi	pi	p'il	hit-su
突	dout	têt	tōuk	dō	t'u	tol	tot-su
挾	hiép	hip	hieik	ye	šia	hiöp	kep-u
十	tap	šêp	seik	zai	ši	sip	sip-u
	⊘	⊘	⊘	⊘	⊘	⊘	

綜上所述，中國的南部，和安南朝鮮日本的存有入聲的大概，可以推知。此外，再拿安南內部的情形來比較時則如下：

	交趾支那	東京(註7)	中國南部(廈門)
目	mok	mok	muk, bok
六	lak	luk	luk
水	nak	nak	šui
一	mot	mot	it
日	nhet	nit	jit
十	taap	tap	tsap

苗族裏頭，華苗也有 lek (湯)的入聲。還有 mon, mong 種族裏(註8)讀鉢 p'at 爲 p'at, 讀筆 pit 爲 bet, 讀百 pak 爲 pak, 讀蜜 mêt 爲 mêt, 讀墨 mok 爲 muk, 讀十 tsap 爲 ssap; 巴夷 payi 族裏，讀挾 hiép 爲 kip, 讀愛 ai 爲 rak, 讀木 mok 爲 mak, 讀多 ta, tō 爲 nak, 讀 tiao-niao 爲 nak; 也都是入聲。在 shan 族裏兒子叫做 luk, 女兒叫做 luk-sao; 還有數詞方面，也有可以看得出入聲音的形態，例如下面所舉。

現在把他和鄰族 tai 語言相比較，這些都是和中國方面入聲的形態十分相似的：

	Shan	Tai	中國(廣東)
六	ok	hok	luk
七	set	tset	ts'ek
八	pet	pet	pat
十	sip	sip	sip

此外，請向西方的西藏緬甸方面看去；(註9)

	西藏	緬甸	中國(廣東)
六	{druk d'rug		luk
曲	kug	kog	kuk
血	k'rag	k'yok	kiuek
目	mig	myag	muk

關於緬甸的入聲，要是再把他主要的例證來舉時，(註10)那末：

還有——

-K:—

Kjack, (action chose)	Kuack, (mot de description)
Ijask, (particle)	Zauk, (marque de potentiel)

-T:—

Prit, (être)	Mrat, (noble)
Tat, (savoir)	Krit, (ecrire)
Kjeit, (moi)	

-P:—

Hop, (ce celui-la)	Kjap, (mot de description)
Kap-zon, (tons, tonte)	

從這些看來，可以明白入聲這東西，不但存在於海岸方面；便是內地，從貴州雲南以至於安南暹羅西藏緬甸那些單綴語 (monosyllabic) 的言語裏，也一般地存在着的。

㊦ ㊦ ㊦ ㊦ ㊦

從發音機關方面去觀察入聲，那末，在大體上 -K -T -P 裏的有第一次的東西是很明白的。假定從發音位置 (Articulations-stelle) 上面，分牠們爲後部中部前部三者，那末，上海的 -h, 是 -k 的第二次的東西；朝鮮的 -l, 是 -t 的第二次的東西。但是 -p 的第二次的東西是甚麼呢？依我的臆測，這不能限於某一地的方言，凡是有 -p, -m 兩者的地方，他那個 m, 便可以當做 -p 的二次的東西看。其理由則在發音的場所上相同點很多，兩唇的密閉音 (Verschlusslaute) 是兩者通有的性質。加以從音義方面看，-m 和 -p 的相同，也可以毫不希罕地找出。例如對於「交」「插」「集」等意義的語音，有說作 tsap, tsam 的；(臺灣)也有說作 tap, tam 的。(安南)把他們綜合起來，可如下表：

三(參)	tam, tsam	}	m	}	tap (註 11)
十	tap, tsap				
插	tap, tsap		p		
集, 雜	tap, tsap				

這情形也許是這樣：最初 tap 這個音是有這些意義的，其後因爲要表示這些意義的程度上的差異，乃把 tap 的 p, 變換而爲 m。這雖則是一種想像，但是 -m 和 -p, 最初似乎確是有關係的。從語音學上看來，m 是帶音的，同時發聲的氣息是從鼻腔流出的，p 是不帶音的，同時氣息也不從鼻腔流出，這一點雖則有小小的差異；但是在其他方面，便把這兩者當同性質的音看待，却也沒有大錯。而且 -p 和 -m 變換的例證，除了上舉以外，還可以找到幾個：

召	kiap.....	{	kiap (註 12)
		}	kiam
念	niep.....	{	niep
		}	niem
乏	fap	{	fap (乏)
		}	fam (泛)
納	nap	{	nap
		}	nam

上文已經說過：朝鮮的 -l 雖則和 -t 相當，但是 -l 並不是入聲。這個 -m 也和 -l 一樣，或者可以說是和 -p 相當，但是 -m 也並不是入聲。這 -m 或者又可以當做爲了要表示意義的程度的差異，所以從 -p 分歧 (differentiate) 出來的看，也未可定。所以一定要說 -m 和 -p 相當，跟上海的 -h 和 -k 相當，朝鮮的 -l 和 -t 相當一樣，實在還有些困難；但是依上面的例證看，-m, -p 兩者的存在，豈不是在音義上有互相關連的地方嗎？況且 -p 的場合是普通的，而 m 則比較的少有，豈不是又和帶音 (stimmhaft) 的 l 一樣，這個 m 的帶音，也是從入聲轉來而弛緩的結果嗎？如果這些話不錯，那末，我們可以拿廣義去解釋入聲，分爲一次的二次的兩種，同時把發音地位，分爲三部，而得到如下的——個總表：

入聲的語尾	{	-K.....U.....	後部音
	}	-T.....L.....	中部音
	}	-P.....M.....	前部音
		⋮	
		一	二
		次	次
		的	的

- (註 1) Mac Gowan: A Manual of Amoy colloquial
- (註 2) Giles: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 (註 3)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114.
- (註 4) Edkins: Shanghai Dialect.
- (註 5) 見奎章全韻.
- (註 6) 見倭名類聚鈔.
- (註 7) Latham: The Descriptive Ethnography.
- (註 8) Lacouperic: 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
- (註 9) 參看高楠博士印度支那人種的大初同住根源地.
- (註 10) Schleiermacher: De L'influence de L'écriture sur le Langue.
- (註 11) 這是小川尚義氏之說.
- (註 12)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100 以下.

這是後藤氏“中國古韻 K, T, P 之沿革與由來”中之一節,因行文的便利
間有爲譯者增減的地方 譯者附記.